荀子集解

荀子卷弟五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臣　王先謙集解

王制篇弟九

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以官之次序若傳說起版築爲相也罷不能不待須而廢須須臾也。盧文弨曰須俗本誤作頃宋本元刻並作須先謙案罷謂弱不任事者荀書多以賢罷對舉王霸篇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非相篇君子賢而能容罷正論篇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成相篇基必施辨賢罷與此同元惡不待教而誅不教而殺謂之虐唯元惡不教誅之也中庸民不待政而化中庸民易與爲善故教則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郝懿行曰中庸民言中等平常之人賈誼過秦論所謂材能不及中庸義與此同史記改作材能不及中人亦得其意王念孫曰元惡中庸對文中庸下不當獨有民字此涉注文中庸民而衍韓詩外傳無民字分未定也則有昭繆繆讀爲穆父昭子穆言爲政當分未定之

時則爲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同其世族。郝懿行曰二語難曉楊氏說亦不了韓詩外傳四同先謙案楊說是也此卽下文所謂以類行雜 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先謙案宋台州本句末有也字與下文一律此也字似當有 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屬繫也之欲反 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先謙案姦事姦說荀自解在非十二子及儒效篇言亦說也能亦事也 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反側不安之民也職而教之謂使各當其本事也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待其遷善也 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畜養也棄謂投四裔之比也 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五疾瘖聾跛躄斷者侏儒各當其材使之謂若矇瞽修聲聾聵司火之屬 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官爲之施設所職而與之衣食。先謙案收而養之以下三句一律皆上之事卽官之事也不應此處又增入官字今案官者任也爾雅釋詁施者用也爾雅釋詁官施而衣食之猶言任用而衣食之王霸篇云論德使能而官施之尤其明證楊注誤 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

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天德天覆之德○王念孫曰王者上當有是字是王者之政也乃總承上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人也是王者之制也是王者之論也皆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是字則語意不完韓詩外傳有是字

聽政之大分○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先謙案台州本提行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王念孫曰名聲日聞本無聞字日本作白名聲白者白明也顯也名聲顯著於天下也致士篇曰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文正與此同貴名白即名聲白也榮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堯問篇曰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大皆其證也名聲白天下願二句相對爲文若於上句內加一字則句法參差矣此因白字譌作日後人不得其解故於日下加聞字耳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願謂人人皆願凡聽論聽政也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厲剛烈也假道謂以寬和假借道引人也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隱閉其情不竭盡也○郝懿行曰竭者舉也謂隱匿其情不肯舉發也注訓竭盡亦通若是則大

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春秋傳曰遂繼事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言不肯革弊也○劉台拱曰遂如大夫無遂事之遂威嚴猛厲則小事不復關白故曰遂王念孫曰遂讀爲墜墜與弛義相近下畏恐而箝口則百事墜壞而上不得聞故大事近乎廢弛小事近乎失墜也下文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墜隕義與此相承也正論篇曰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遂亦讀爲墜（[illegible]下遂徐廣曰一作隊正義[illegible]）謂不至於廢弛墜失也（[illegible]）俞樾曰說文遂亡也小事殆乎遂謂近乎亡失也正論篇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以遂亡連文此古義之未存者楊不得其義而曲爲之說先謙案王俞並引正論篇爲說彼以廢易遂亡四字連文廢易二義則遂亡亦二義不得訓遂爲亡王讀遂爲墜說較長　注肯字各本譌有據宋台州本改正

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和解調通謂寬和不拒下也凝定也凝止謂定止其不可也○謝本從盧校作凝止也盧文弨曰正文也字宋本作之郝懿行曰按此令官人中之和事者也偏好假借辭色開通道路以誘進人分皆歡悅故下遂云姦言茲至嘗試之說鋒起而無所底止也凝當作疑止定之貌見詩桑柔傳及儀禮士昏等注荀書凝字古本必皆作疑今改作凝經典亦多

改凝人告知凝不知疑矣莊子用志不紛乃疑於神今亦改疑其音則疑魚乙切凝魚陵切古音必陵切說文以凝為俗冰字唯詩膚如凝脂正宜作凝謝雖作冰脂可證矣王念孫曰宋呂錢本作凝止之世德堂本同作之者是也解蔽篇云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文義正與此同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則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他事試為之也莊子曰嘗試論之鋒起謂如鋒刃齊起言鋭而難拒也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事多也傷傷政也。先謙案詩閟宮箋大東極東疏大者廣遠之言此大字義同

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議謂講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則不周洽故法所不至者必廢也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舉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必隊隊與墜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劉台拱曰注先解聽後解衡職之衡當作聽之衡此涉上文職字致誤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

盡也類謂比類。先謙案無法者上羣書治要有其字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無經謂無常法也辟讀為僻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盧文弨曰注兩則字宋本無先謙案亂生上羣書治要有而字

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問反。王念孫曰偏讀為徧言分既均則所求於民者亦均而物不足以給之故不徧也下文曰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illegible][illegible]正所謂不徧也徧偏古字通說見墨子非攻篇埶齊則不壹衆齊則不使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也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天之數也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澹讀為贍既無等級則皆不知紀極故物不能足也爭則必亂亂則窮矣物窮竭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

本也使物有餘而不窮竭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書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諭有差
等然後可以為治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馬駭於輿車中也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駭政不安
上之政也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惠恩惠也○郝懿行曰惠
者順也注訓恩惠失之夫馬駭而脈僨靜以鎮之則馴矣人駭
而悶反順以循之自安矣故轡策不加於奔駟而謗木不絕於
堯年昔蘧伯玉治衛子貢問何以治對曰以
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則靜之惠之之說也選賢良舉篤敬興
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
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
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
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
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

曲當謂委曲皆當當丁浪反○盧文弨曰猶元刻作由與猶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由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盧文弨曰宋本小節下有非也二字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聲公卒子成侯立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泄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耦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客過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盧文弨曰所引韓子見內儲說上篇魏妃作魏姬汝回遣之作汝因遣之未及取民也未及謂其才未及也取民謂得民心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禮記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也○俞樾曰楊注以取民為得民心於義甚晦殆非也老子曰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此取字亦當訓治取民言治民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言未及教化也○謝本從盧校為政修禮下俱有者字王念孫曰元刻未及為政未及修禮下皆無者字宋龔本同是也此兩者字皆涉上下文而衍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永明十一

年集秀才文注引此皆無而者字上文未及取民也亦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者字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士卒伍也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如器之上溢下漏空虛可立而待也○王引之曰溢滿也漏之言漉也字或作盝淥爾雅曰盝涸竭也方言曰盝涸也漉極也郭璞曰滲漉極盡也月令曰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淮南本經篇竭澤而魚高注曰竭澤漏池也漏池即所謂漉陂池也漉漏古同聲故滲漉或謂之滲漏本經篇又曰禹疏三江五湖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亦謂鴻水涸也上溢而下漏即是上富而下貧楊說溢漏二字皆未了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人謂賢人與謂與國也彊國之術則奪人地也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

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彊者用彊力勝人非知彊道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徐樾曰出當爲士字之譌也古書士出二字每相混史記五帝紀稱以出集解引徐廣曰出一作士淮南子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襍事篇出作士竝其證也守必以城戰必以士人之城守人之士戰正相對成文士譌爲出義不可通矣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鬬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爲我鬬人之民日欲與我鬬吾民日不欲爲我鬬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憂累也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守者謂地也守國以地爲本故曰守者所以守者謂所以守地之人也。徐樾曰上以守衍文是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與上文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正相對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交接連結也既以力勝而不義

故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爲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己交接之道也○郝懿行曰接者續也懷交謂私相結交接怨謂連續修怨注非是王念孫曰諸侯莫不懷交接爲句壞懷古字通[illegible]後說以壞交接連讀是也前說以懷交接怨連讀失之兪樾曰楊注二說皆未安王氏謂當從後說非也疑怨字當在交接二字之上本作諸侯莫不懷怨交接而不忘其敵懷怨交接猶云匿怨而友其人也故不忘其敵傳寫奪怨字而誤補之接字之下耳先謙案郝說是也

伺彊大之間承彊大之敝此彊大之殆時也○殆危也盧文弨曰元刻敝作弊宋本敝下有也字又有知彊大之敝五字各本多同係衍文今從元刻去之

知彊大者不務彊也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王引之曰彊大當爲彊道彊道謂所以致彊之道卽下文所謂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不知此道而務以力勝則務彊而反弱卽下文所謂非其道而應之以王道也故曰知彊道者不務彊也下文云是知彊道者也並與此句相應又云是知霸道者也是知王道者也皆與此句相應此篇大旨皆言王道霸道彊道之不同故此文云知彊道者不務彊也兩彊字亦上下相應則彊下之字作道不作大明矣今本作彊大大字蓋涉上文三彊大而誤楊云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則所見本已誤作彊大

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慮計也以用也其計

慮常用王命謂不敢擅侵畢也凝定也定其德謂不輕舉也。王念孫曰慮猶大氐也言知彊道者不務以力勝人大氐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議兵篇曰諸侯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illegible][illegible]議又曰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而已矣[illegible]漢書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爲天子之事是其證矣

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彊道者也

無王霸之主則[illegible]國常勝主或衍字[illegible]

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

備用足用也左傳曰無罷器備。王念孫曰楊訓備用爲足用便足用之語不詞且與田野倉廩不對余謂備用二字平列備說文本作葡字從用從苟省構音淮南修務篇注云備猶用也故或謂之器用、或謂之器備便備用猶言便器用耳便備用三字本篇凡三見與田野倉廩對文者二與功苦完利對文者一其見於備敷篇者則與規矩準繩對文見於富國篇者亦與田野倉廩對文皆以二字平列先謙案王說是矣荀書多言械用罕言器用便備用猶言便械用耳議兵篇云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械用便利正與便備用同意以下文辨功苦[illegible]尚完利便備用互證之而義益明

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

案發聲謹嚴也募招也謹募猶重募也選閱揀擇也材伎武藝

過人者猶漢之村官也○俞樾曰蘇乃纂字之譌毛詩猗嗟篇舞則選兮韓詩作舞則纂兮是纂與選聲近義同故此以連文纂選皆具也說文人部僎具也食部籑具食也選與僎並從巽聲纂與籑並從算聲於義得通闕亦具也說文門部闕具數於門中也小爾雅廣詁闕具也是纂選闕三字同義古書往往有之襄三十一年左傳繕完葺牆繕完葺一義也楚語蓄聚積實蓄聚積一義也並其例也案蘇纂選闕材技之士質言之止是具材技之士耳纂誤爲蘇楊注曰蘇招也非古義矣管子心術篇纂選者所以等事也今本皆作蘇選誤與此同說詳管子

然後漸慶賞以先之漸進也言進勉以慶賞也○郝懿行曰漸子廉切讀若漸民以仁之漸其瀸漬也浸也深染入也楊注凡漸皆訓進故多失之嚴刑罰以糾之○先謙案下文賞慶刑罰對文則此亦當作刑罰各本罰誤賞據宋台州本改正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則諸侯親之矣并讀爲併下同修友敵之道以敬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說讀爲悅下同所以親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見則諸侯疏矣見賢偏反○謝本從盧校疏下有之字王念孫曰元刻疏下無之字是也下文則諸侯離矣離下無之字是其證宋本作諸侯疏之涉上文諸侯親之諸侯說之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之字所以說之者

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之道行下孟反信謂使人不疑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無王者則霸主常勝也○王念孫曰天下無王霸主本作天下無王主上文說彊者之事云天下無王霸主句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霸主則彊者常勝也此文說霸者之事云天下無王主句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主則霸者常勝也王主二字之間不當更有霸字蓋涉上文王霸主而衍楊不知霸字之衍而讀天下無王爲句霸主則常勝矣爲句觀具則句法與前不合閔王毀於五國史記齊湣王四十年樂毅以燕趙楚魏秦破齊湣王出奔莒也桓公劫於魯莊公羊傳柯之盟齊桓公爲魯莊公之臣曹沫所劫也無它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不行其道而以計慮爲王所以危亡也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眇盡也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也○郝懿行曰眇古妙字古書皆以眇爲妙荀書亦然注皆失之周易眇萬物而爲言今亦改爲妙矣古無妙字王念孫曰諸書無訓眇爲盡者且正文但言眇天下而注言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加數語以釋之其失也迂矣余謂眇者高遠之稱漢書王褒傳眇然絕俗離世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文選文賦志眇眇而臨雲李善曰眇眇高遠貌言仁高天下義高天下威高天下耳若懷

其仁感其義服其威自見下文非此三句意先謙案郝王二說並過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其道可以服人。先謙案服人之道謂上文仁義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

王者之人王者之佐飾動以禮義所修飾及舉動必以禮義。王念孫曰飾讀爲飭飭飾辭閒以言動作必以禮義自飭也楊分飾動爲二義失之聽斷以類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明輕重得中也。先謙案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篇明振毫末振舉也言細微必見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原本也郝爲政之本

王者之制說王者制度也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久遠難信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之王爲法不離貳而遠取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

不雅並已解上○先謙案見儒效篇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人徒謂士卒胥徒也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王念孫曰楊注失之迂宜讀爲儀[illegible]之儀與等義相近周官大司徒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典命曰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位大行人日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皆是也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制度數與等儀義亦相近哀公篇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謂人有此五等也楊以儀爲儀法亦失之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舉皆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謂染綵畫繢之事也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代故事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復三代故事則是復古不必遠舉也

王者之論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困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爲倫倫者等也言爲君者能行此政則是王者之等也下文云此五等者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以王者之政爲一等與此可互證儒效篇人論臣道篇人臣之論王氏念孫皆讀爲倫而於此失之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幸僥幸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等位等級之位也析

愿禁悍而刑罰不過析分異也分其愿愨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刻深也○王念孫曰析愿二字義不可通當從韓詩外傳作折暴字之誤也折暴與禁悍對文下文曰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富國篇曰不足以禁暴勝悍皆以暴悍對文則此亦當作折暴禁悍明矣楊不得其解而爲之詞又下文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抃急二字語意不倫當亦是折暴之誤下文暴悍以變姦邪不作正承此文而言則當作折暴禁悍又明矣楊云抃當爲析急當爲愿亦失之又曰析當爲折折之言制也[illegible]愿讀爲原說文原[illegible]黠之民使與刑也作愿者借字耳余前說改愿爲暴未確[illegible]又下文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抃亦當爲折急即愿之譌前改急爲暴亦未確[illegible]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定論不易之論論不易則人知沮勸也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等賦賦稅有等所以爲等賦及政事裁制萬物皆爲養人非貪利也財與裁同○劉台拱曰所以字當在財萬物上王念孫曰之下當有法字王者之法乃總目下文之

詞下文是王者之法也正與此句相應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論皆上下相應此文脫法字則上下不相應矣等賦二字連讀[illegible]政讀為正言等地賦正民事以成萬物而養萬民也[illegible]見楊讀王者之等賦為句政事財萬物為句皆失之

田野什一什稅一也關市幾而不征幾呵察也但呵察姦人而不征稅也禮記幾作譏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石絕水為梁所以取魚也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禮記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為之輕重政或讀為征衰初危反○盧文弨曰齊語正作相地而衰征韋昭注云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之類也○王念孫曰小雅信南山傳曰理分地里也謂貢以遠近分也上句相地而衰政衰與分義相近楊說未確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貿遷有無化居不使有滯積也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歸讀為饋移轉也言通商及轉輸相救無不豐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不隱其能謂竭其才力也不疾苦其勞謂奔走來王也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

幽深也閒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不爲王者趨使而安樂政教也々先謙案當爲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荀書多用趨使字或疑使當爲便非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言爲政如此乃可以長人也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

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海謂荒晦絕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北地之大犬也○盧文弨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注走馬下當有脫文先謙案謝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注地字各本脫據宋台州本增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翮大鳥羽齒象齒革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繢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巂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干讀爲矸胡旦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爲玕尙書禹貢雍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爾雅亦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球琳琅玕焉琅玕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王念孫曰楊前說以丹干爲丹砂未知是否後說以干爲琅玕非也琅玕不得但謂之玕正論篇云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爲樹琅玕龍茲華覲以爲實丹矸卽丹干也旣言丹矸又言琅玕則丹干之干非琅玕明矣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紫紫貝也紶未

詳字書亦無鉣字當爲蚨郭璞江賦曰石蚨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蚨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今案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定小異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爲貨故曰衣食之蚨居怯反○盧文弨曰注蚨元刻作蚴同今從宋本王引之曰下文云中國得而衣食之則紫鉣爲可衣之物魚鹽爲可食之物較然甚明紫與茈通管子輕重丁篇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緇綢綬之於萊亦純緇也其周中十金是東海有紫之證鉣當爲紟右傍谷字與去相似紟蟜雔體鞠殽鸝郝葛精曰絺麤曰綌鞹鞴幕禹貢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有絺則有綌矣管子輕重丁篇東方之萌帶山負海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言以葛爲絺綌也是東海有綌之證紫與綌皆可以爲衣故曰中國得而衣之楊注大誤

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禹貢梁州貢熊羆狐貍織皮孔云貢四獸之皮織皮今之罽也旄旄牛尾文旄謂染之爲文采也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爲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物皆盡其美而來爲人用也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飾謂車服養謂

衣食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爲物故曰大神也○郝懿行曰釋詁神者治也然則大神謂大治猶禮運云大當也楊注以變通裁制萬物爲言亦即大治之意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彼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也

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不患於雜也以一行萬行於一人則萬人可治也皆謂得其權要也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言以此道爲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也衰初危反○王念孫曰始終二字泛指治道而言下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義亦同也始非謂類與一終亦非謂雜與萬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始猶本也言禮義本於君子也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言禮義以君子爲本君子以習學爲本貫習也積重之謂學使委積重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倦也○王引之曰君子之始也之始二字蓋涉上三之始而衍此言禮義爲治之始而爲之貫之積

重之致好之者則君子也故君子又爲禮義之始下文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仍是此意此承上文君子爲禮義之始而申言之則君子下不當更有之始二字楊云君子以積學爲本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

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參謂與之相參共成化育也摠領也○盧文弨曰俗本又有要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

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始則終終則始謂一世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然後可以長久也○盧文弨曰注謂一世始何有誤疑當作謂治世也

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此已下明君子禮義之治爲之制喪祭朝聘之禮所以齊一民各當其道不使淫放也下一之義皆同○盧文弨曰注之治舊作之始譌王引之曰師旅二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言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而師旅不與焉故楊注但言喪祭朝聘而不言師旅則本無師旅二字明矣

貴賤殺生與奪一也使民一於沮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使人一於恩義

農農士士工工

商商一也使人一於職業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生長知謂性識禽獸有知而無義，○郝懿行曰釋詁知者匹也詩曰樂子之無知此草木有生無知之說也曲禮曰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此禽獸有知無義之說也楊注知謂性識是已蓋因有性識然後有匹偶故此二義兼之乃備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盧文弨曰亦且二字乃謂異於禽獸注誤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無分則爭爭則不能羣也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也○謝本從盧校作曰以義盧文弨曰正文曰以義元刻無以字王念孫曰元刻無以字者是也曰義與曰分對文[illegible]明[illegible]則不當有以字宋本有以字者涉上兩以字而衍先謙案元刻是今依王說改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物不能害所以安居故序四時，裁萬物，○先謙案裁亦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兼利

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以有分義故能治天下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皆謂能以禮義也君者善羣也善能使人為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安其性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殺生斬伐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時謂有常服謂為之任使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鼈鰌鱣孕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國語里革諫魯宣公曰魚方別孕韋昭曰自別於雄而懷子也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毒藥毒魚之藥周禮雍氏禁澤之沈者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

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汙停水之處謹嚴也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用謂食足之外可用貿易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山無草木曰童聖王之用也川則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順天時以養地財也錯千故反塞備天地之閒加施萬物之上言聖王之用使天地萬物皆得其所也○王引之曰塞備二字義不相屬備當爲滿字之誤也[illegible]塞滿天地之閒卽承上上察於天下錯於地而言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言用禮義故所守者近所及者遠也神明博大以至約言用禮義治化雖神明博大原其本至簡約也○先謙案詳文義以當爲而與上三而字相配反復言之故曰一與一是爲人者謂之聖人一與一動皆一也是此也以此爲人者則謂之聖人也○先謙案與讀爲舉觀下文上言以一行萬是上之一也喪祭朝聘師旅諸事皆所以一民是下之一也以上之一舉下之一故曰一舉一富國篇云故曰上一則下一矣義可互證楊注未晰

序官謂王者序官之法也○先謙案樂論篇云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

太師之事也則序官是篇名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等語及各篇分段首句類此者疑皆篇名應與下文離析經傳寫雜亂不可考矣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俞樾曰楊注二說皆未安以爵爲主掌則既言主掌不必更言知矣以爵爲官爵則下文司徒司馬何獨不言爵乎今以下文例之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上二字皆官名則宰爵二字亦官名也周官天官序官鄭注曰宰主也然則宰爵者主爵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秦官之有主爵殆本於古之宰爵乎其所主掌爲列侯故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無不與知考主爵中尉所屬有掌畜令丞正合古制矣學者徒以周官屬之膳宰說此文遂失其解

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百宗百族也城郭謂其小大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立器言五方器械異制皆知其數不使作奇伎奇器也○先謙案注奇器各本奇作之據宋台州本改正

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乘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爲百百人也○郝懿行

曰乘白似不成文白蓋甸字形近之譌周禮四丘爲甸注云甸之言乘也詩曰維禹甸之甸卽乘也故此言乘甸矣劉台拱曰管子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又七法篇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尹注云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呂氏春秋決勝篇廝輿白徒高注云白衣之徒王引之曰白丁白徒皆不得但謂之白竊謂白與伯同逸周書武順篇五五二十五曰元卒[illegible]人四卒成衛曰伯昰百人爲伯也[illegible]昭二十一年左傳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彼言伍乘猶此言乘伯也隱元年傳繕甲兵具卒乘彼言甲兵卒乘猶此言甲兵乘伯也作白者借字耳[illegible]乘乃車乘之乘非四丘爲甸之甸或謂白爲甸之譌尤非[illegible]

脩憲命

脩憲法之命所以表示人也謂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之類也

審詩商

詩商當爲誅賞字讀及聲之誤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修憲命審誅賞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哀思之音如甯戚之悲歌也○盧文弨曰注中謂誅賞三字各本皆脫今案文義補王引之曰商讀爲章章商古字通[illegible]商大師掌教六詩故曰審詩章賈子輔佐篇曰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音息淫聲語意略與此同則詩商非誅賞之誤明矣且誅賞非太師之職而商賞聲相近樂論篇之誅字恐轉是後人所改楊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曲爲之說耳[illegible]

背棄俗邪詩也商之禁之使不亂也

禁淫聲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慢聲鄭云淫聲鄭衛之音也以時順脩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夷俗謂蠻夷之樂雜正聲也大師樂官之長大讀曰太脩隄梁隄所以防水梁橋也通溝澮溝澮皆所以通水周禮十夫之田有溝溝上有畛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鄭云溝廣深各四尺澮廣二尋深二仞也行水潦行巡行也下孟反安水臧使水歸其壑安謂不使漏溢臧才浪反以時決塞旱則決之水則塞之不使失時也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艾讀為刈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高下原隰也五種黍稷豆麻麥觀其地所宜而種之墝苦交反省農功省觀也觀其勤惰而勸之謹蓄藏謹嚴以時順脩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使農夫敦朴於力穡禁其它能也治田田畯也○郝懿行曰樸與朴異樸木素也樸力寡能謂力作樸素技能寡少故專治於田事脩火憲不使非時焚山澤月令二月無焚山林鄭注周禮憲表也主表其刑禁也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百索上所索百物也○郝懿行曰索者求也百物供民求索皆是注以索為上索非是王引之曰百索二字義不可通索當為素字之誤也百素即百蔬富國

屬曰韭采百蔬舊語曰能殖百穀百蔬作素者借字耳月令曰取蔬食管子禁藏篇曰果蓏素食是蔬素古字通楊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 以時禁發 禁謂爲之厲禁發謂許民采取 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 屈竭也虞師周禮山虞澤虞也 順州里 使之和順 定廛宅 廛謂市內百姓之居宅謂邑內居也定其分界不使相侵奪也○郝懿行曰廛宅皆謂邑里之居在市曰舍在田曰廬此以廛宅竝言則廛在市宅在邑 養六畜 勸人養之也 閒樹藝 樹藝種樹及桑柘也閒之使疏密得宜也○郝懿行曰閒更代也樹藝者五穀也閒代謂田分上中下三等歲一易之三歲而徧更代休息美惡同之詳見周禮地官及漢食貨志王念孫曰閒與閑同爾雅閑習也謂習樹藝之事也先謙案王說是 勸教化趨孝弟 勸之使從敎化趨之使敦孝弟趨讀爲促 以時順修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 鄉師公卿也周禮鄉老二鄉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論百工 論其巧拙月令曰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也 審時事 考工記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月令曰監工日號毋悖於時皆審其時之事也 辨功苦 功謂器之精好者苦謂濫惡者韋昭曰功堅苦脆也 尚完利 完堅也利謂便於用若車之利轉之類也 便備用使雕琢

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 專造私造也 相陰陽 相視也陰陽謂數也 占祲兆 占占候也祲陰陽相侵之氣赤黑之祲是其類也兆謂龜兆或曰兆萌兆謂望其雲物知歲之吉凶也 鑽龜陳卦 鑽龜謂以火爇荊華灼之也陳卦謂揲蓍布卦也 主攘擇五卜 攘擇攘除不祥擇取吉事也五卜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尅言兆之形也 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 擊讀爲覡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覡胡狄反 脩採清 脩其採清之事採謂採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周禮蜡氏掌除骴几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也○俞樾曰採乃埰字之誤方言曰埰秦晉之間謂之埰是也清者說文广部廁清也急就篇屏廁清溷糞土壤字亦作圊玉篇囗部圊圊圂也蓋墟墓之間清溷之處皆穢惡所積聚故必以時脩治之也楊注非 易道路 脩而平之 謹盜賊 謹嚴禁也周禮野廬氏職曰有相翔者誅之 平室律 平均布也室逆旅之室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姦人若今五家爲保也○郝懿行曰室律二字不成文理疑律當爲肆字之譌室謂廬舍如市樓候館之屬是也肆謂廛肆如粟帛牛馬各自行列是也故下遂云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事見周禮地官 以時順修使賓旅安而貨財通 ○王引之曰賓客之

事非治市者所掌且與通貨財無涉賓當爲賓字之誤也說文賓行賈也從貝商省聲今通用商字考工記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鄭注曰商旅販賣之客也月令曰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故曰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王霸篇商旅安貨財通是其明證矣隸體賓遡賸今經傳以商代賓商行而賓遂廢此賓字若不誤爲資則後人亦必改爲商矣治市之事也此皆周禮野廬氏之職今云治市蓋七國時設官不同治市之官兼掌道路不必全依周禮制據當時職事言之也抃急禁悍抃當爲析急當爲愿已解上也○先謙案抃當爲析說見上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稽計也考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也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盧文弨曰自度其功勞下至末各本皆無注文脫耳免盡之免與勉同漢書薛宣傳宣因移書勞免之谷永傳閔免遁樂皆以免爲勉王念孫曰免盡當爲盡免免與勉同盡勉皆勉也勉與偷對文君道篇曰賞免罰偷黔糊䫉鶹遊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

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先謙案言雖毫末之微必振而起之正論篇云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此荀子論治之要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先謙案與上文知此三具者相應具具者王霸存亡之具畢具也王霸篇云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句義與此同用萬乘之國者威彊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念孫曰與讀為舉[illegible]舉皆也亡不在也[illegible]言其制皆在此而不在乎人也下文制與在我亡乎人同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彊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先謙案縣天下言能縣衡天下為四海持平也說詳彊國篇則是國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盧

文弨曰案渠與遽同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為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
事同行無害為堯○先謙案方言黨知也楚謂之黨吾所不欲卽謂脅於暴國也於是時而後知為吾所不欲
欲與桀同事而無害為堯為時晚矣功名安危所繫當任國家
閒暇之日也舉堯桀者聖君暴君之極也議兵篇以桀詐堯天
論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正論篇有埶籍無害為堯有埶榮無害為桀並堯桀對舉是非功名之所就也
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俞樾曰墮字義不可通當作隨隨字之誤也隨從也言非存亡安危之所從也
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郝懿行曰殷
作盛也言全盛之日孟子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明政刑之日
也下殷之日同先謙案釋詁愉樂也愉殷者當殷盛之時而愉
樂素問風論注赤者心色也赤心者不心不雜貳禮記檀弓疏所謂處所下同誠以其國為王者之所
亦王以其國為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日案以中立
無有所偏而為縱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郝懿行曰此云案以下云安以以安案字
亦同荀書多用安案為語助辭如宅書焉字於字之例唯案兵
之案與按同按者抑也止也縱橫當作從衡古書皆然荀書亦

必作從衛俗安改之先謙案殷之日與王霸篇者之日句法一律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俞樾曰卒當作捽國語晉語戎夏交捽韋注曰捽交對也彼云交捽此云相捽義正同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為是之日而兵剸天下勁矣○先謙案此句與下名聲剸天下之美矣相配為文勁上當有之字剸讀與專同案然修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俞樾曰然衍字案乃語詞上文云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與此文一律可證為是之日而名聲剸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先謙案下兵勁名聲美皆承上言之此云權者重之上無所承疑有奪文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先謙案夫猶彼也言如此則彼堯舜所以一天下無以加之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詘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薛越也○盧文弨曰薛越即屑越後同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

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也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郝懿行曰承上文王奪之人言彼所有之人已爲我奪也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脩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孰能有與是鬬者與。謝本從盧校作就能王引之曰就字義不可通當是孰字之誤孰就字相似又錢校云呂本就正作孰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安以其國爲是者王殷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伎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是以厭然畜積修飾而物

用之足也。先謙案厭然猶安然說見儒效篇之字衍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盧文弨曰日日元刻作日月下並同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幷聚之於倉廩材技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幷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敝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閒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日相親愛也。先謙案莊子人閒世釋文厲疾也重言之曰厲厲頓讀曰敦詩頓丘爾雅釋丘作敦丘是其證禮樂記故樂而無憂注敦厚也重言之曰敦敦頓頓猶敦敦相親厚之意也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國爲是者霸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盧文弨曰句都疑衍曰傭與庸同庸者常也詩云昊天不傭韓詩作庸是庸傭通下云則庸寬惠此庸訓用之所以接下

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先謙案荀書多以之爲其富國篇以奪之財以奪之食以難其事二之字與其達文亦訓爲其王霸篇之所與爲之者之人以下二之字同
如是者則安存。盧文弨曰僅免於危亡而已
立身則輕楛事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舉佞侻。郝懿行曰楛與苦同謂脆惡也蠲者明也謂著明察而好狐疑也侻與脫同亦與悅同謂喜近小人也脩身篇行佞兌字則侻與兌同當訓爲悅謂諂佞容悅也先謙案侻蓋兌字後人加人旁耳說見脩身篇
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王念孫曰呂本作好取侵奪錢本無取字盧從呂本案取與侵奪意複且不詞作好侵奪者是也上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何法正與此同先謙案富國篇云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可見荀書自有此語錢本無取字者亦疑爲不詞而刪之耳古書不當輒改衍本從盧校有取字今仍之
如是者危殆立身則憍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盧文弨曰宋本有一人字衍元刻無先謙案故亦詐也說見王霸篇
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

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爲相縣也亦遠矣○盧文弨曰篇末自具具而王至此文義淺雜當是殘脫之餘故不注耳

荀子卷弟五 一

荀子卷第六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宇而異體同生宇內形體有異無宜而有用雖於人無常定之宜皆有可用人之理必在理得其道使之不爭然後可以富國也。先謙案虞王本注用下無人字是各本衍為人數也。王念孫曰無宜而有用為人為一句數也為一句為讀曰于[illegible]說見釋詞下篇言萬物於人雖無一定之宜而皆有用於人數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illegible]數也與下文生也對文楊以為人數也四字連讀而下屬為義故失之人倫竝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倫類也竝處羣居也其在人之法數則以類羣居也同求異道謂或求為善或求為惡此人之性也生也。王念孫曰生讀為性故楊注云此人之性也生也二字本在楊注倫類也之上今本誤在楊注下與下文相連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可者遂其

（意之謂也）埶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也說讀爲悅若縱其性情而無分則民心奮起爭競而不可悅服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由於任智）功名未成則羣衆未縣也（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衆縣隔若未有功名則羣衆齊等也）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也（既無縣隔則未有君臣之位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無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於各縱其欲也○先謙案承上縱欲不窮申言之）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同物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是賢愚同有此情也無君上之制各恣其欲則物不能贍故必爭之也）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技工也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衆物以養一人是物多而所奉者寡故能治也○汪中曰此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耳注非）而能不能兼技（雖能者亦不兼其技功使有分也謂梓匠輪輿各安其業則治襍之則亂也）人不能兼官（皆使專一於分不二事也謂若夔典樂稷播種之類也）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

分則爭 不相待遺棄也窮謂爲物所困也此言不羣則不可羣而無分亦不可也此 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 此已上皆明有分則能羣然後可以富國也 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 德謂教化使知分義也 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 老弱不能自存故憂失養壯者以力相勝故有分爭也 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 事業謂勞役之事人之所惡職業謂官職及四人之業也必使各供其職各從所務若無分則莫不惡勞而好逸也 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 樹立也若無分則人人患於樹立己事而爭人之功以此爲禍也 男女之合夫婦之分 合配也分謂人各有偶也 婚姻娉內送逆無禮 婦之父爲婚壻之父爲姻言婚姻者明皆以二人之命也聘問名也內讀曰納納幣也送致女逆親迎也○盧文弨曰娉說文問也匹正切廣韻云娶也後人入詩作平聲娉婷說甚注作聘今字 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 失合謂喪其配偶也 故知者爲之分也 知如字知者謂知治道者又讀爲智皆通

足國之道明富國之術也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裕謂優饒也善臧其餘謂雖有餘不耗損而善藏之○盧文弨曰臧古藏字正文從古注以今文解之楊氏往往如此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節用以禮裕民以政以禮謂用不過度以政謂取之有道也彼裕民故多餘人得優饒務於力作故多餘也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易謂耕墾平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所出穀實多也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法取謂什一也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以言多之極也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以墨子憂不足○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名實皆美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貧則力不足耕耨失時也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不得其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謝本從盧校節作而盧文弨曰元刻作無禮節用之王念孫曰元刻是也上文云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

用之[illegible]與此三句正相反是其證羣書治要則必

正作以無禮節用之[illegible]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

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糾察也譑發人罪也譑音矯○王念

孫曰糾收也譑讀爲撟撟取也言貪利而收取之也僖二十四

年左傳注云糾收也方言云撟捎選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

取物之上謂之撟捎淮南要略覽取撟掇高注云撟取

也卽上文之好取侵奪也楊注於貪利外別生支節矣此無它

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

也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言百姓與足君孰

不足也ヽ盧文弨曰宋本正文并引不廢在王庭句注無解

今依元刻去之注百姓與足二句又見弟禮者貴賤有等長幼

二十卷注中不必定依今論語改此文

有差貪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尺證反○盧文弨曰舊本不提

行今案當分段先謙案上言裕民

以政下結云夫是之謂以政裕民

應爲一段舊本是盧說非也今正故天子袾裷衣冕袾古朱字

裷與衮同

畫龍於衣謂之衮朱衮以

朱爲質也衣衮冕猶服冕也諸侯玄裷衣冕謂上公也周禮公之

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

之服

也大夫裨冕衣裨衣而服冕謂祭服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

其餘爲裨裨之言卑也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

下亦服焉鷺冕絺冕皆是也士皮弁服皮弁謂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素積爲裳用十五升布爲之積猶辟也辟蹙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用德小人用刑量地而立國謂若王制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也計利而畜民謂若周制計一鄉地利所出畜萬二千五百家度人力而授事謂若一夫受田百畝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百用穙用養生送死之類出出財也入入利也揜覆蓋也出入相揜謂量入爲出使覆蓋不乏絕也○王念孫曰爾雅曰弇同也方言曰掩同也周頌執競傳曰奄同也弇奄掩揜竝通出入相同謂不使出數多於入數也楊訓揜爲覆蓋失之必時臧餘謂之稱數足用有餘則以時臧之此之謂有稱之術數也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上下所爲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無微幸之徒無德而祿謂之幸位惰游而食謂之幸生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平猶除也謂幾而不征也省商賈之數省減也謂使農

夫衆也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此以政優饒民之術也○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窮困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爲大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戶樞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美謂美其有分○盧文弨曰美之安之貴之三之字皆謂人君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以分割制之以等差異之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美謂褒寵惡謂刑戮厚薄貴賤也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也○王念孫曰下二句本作或佚或樂或劬或勞美與惡對厚與薄對佚樂與劬勞對今本樂上劳上又有兩或字卽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則正文本作或佚樂或劬勞明矣羣書治要同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仁人也言爲此上事不唯使人瞻望自爲夸大之聲

將以明仁人乃得此文飾言至貴也通仁人乃得此順從言不違其志也○俞樾曰莽字衍文荀子原文蓋作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也因也字誤作之後人妄加聲字耳下文云非特所以爲淫泰也句法與此同是其證先謙案此言先王將欲施仁於天下必先有分割等異乃可以明其文而通其順若無分割等異則無文不順卽仁無所施矣楊注非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玉謂之雕亦謂之琢木謂之刻金謂之鏤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不求使人觀望也古亂反盧文弨曰不求其觀言非以此爲觀美也爲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和謂和氣餘謂過度而作鄭衛者也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德謂君上之德輕重尊卑也外謂峻宇雕牆之類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棫樸之篇相質也亹亹勸勉之貌言雕琢爲文章又以金玉爲質勉力爲善所以綱紀四方也與詩義小異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重多也直用反非特

以爲淫泰也固以爲王天下先謙案王天下王字無義此自屬人君言不得更言王天下王當爲一字之誤也儒效王制王霸君道彊國諸篇屢言一天下非十二子篇云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語意正與此同亦作一天下尤其明證治萬變材萬物材與裁同。先謙案非十二子儒效王制富國諸篇並作財萬物材疑當爲財羣書治要作裁王制篇一作裁養萬民兼制天下者。先謙案非十二子篇作兼利天下以文義推之兼利是也利制形近而譌王霸篇云因者天下之制利用也楊注制衍字耳制利因相似誤衍卽其證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知讀爲智。先謙案羣書治要兩知字並作智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厚恩厚也出死謂出身致死斷猶判也言判其死亡也覆蓋藏也斷丁亂反。盧文弨曰正文末一也字各本俱缺今依上下例增先謙案宋台州本不缺也字羣書治要同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

養其德也有德者宜備藩衛文飾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天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愉歡。王念孫曰愉讀爲偷偷上當有不字出死斷亡而不偷者民皆死其君事而不偷生也楊所見本已脫不字故誤以偷爲歡愉之愉下文爲之出死斷亡而愉上亦脫不字王霸篇曰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羣書治要引作不偷足正此篇之誤楊不知愉爲古偷字反以不爲衍文謬矣說文偷薄字本作愉從心俞聲爾雅佻偷也小雅鹿鳴傳作恌愉也周官大司徒則民不愉桓七年公羊傳注則民不愉坊記注不愉於死亡釋文竝音偷漢繁陽令楊君碑不愉祿求趨亦與偷同[illegible][illegible]經傳中偷字或作愉者皆後人所改也此篇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若非脫去不字則後人亦必改爲偷矣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者多故親愛之也。先謙案羣書治要有也字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詩小雅黍苗之篇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也鄭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以歸矣。盧文弨曰注末宋本作云可歸哉故曰君子以德

小人以力君子以德撫下故百姓以力事上也力者德之役也力爲德所使役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王念孫曰如楊說則功上須加有字而其義始明今案力者功也功也輪諸加體待之而後功功者成也言百姓之功待君而後成也下文曰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和聚安長與功相對爲文是功爲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稾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言修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言無爲而天下成也先謙案王說辨矣然此功字不訓成王訓功爲成則百姓之力訓爲百姓之功上文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二力字又豈能訓爲功乎今案待之而後功者待之而後有功也有功爲功荀書自有此語王霸篇事至佚而功彊國篇不煩而功君道篇君子篇不動而功臣道篇戾然後功下文使而功及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義並與此同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埶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皆明待君上之德化然後無爭奪相殺也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

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古者有此語引以明之也）今之世而不然（先謙案而猶則也見釋詞）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苛暴也征亦稅也苛關市之征出入賣買皆有稅也使貨不得通流故曰難其事）不然而已矣（不唯如此而已）有掎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顚倒以靡敝之（有讀為又掎摭其事挈舉其過伺候其罪詐僞其辭顚倒反覆也靡盡也敝敗也或曰靡讀為糜糜散也敝盡也○盧文弨曰案禮記少儀國家靡敝釋文亡皮切正義亦有靡散一訓）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汙漫皆穢行也漫莫半反）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粥其城謂以城降人以為己利節忠節也此皆由上無恩德故下亦傾覆之○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先謙案此明分與上明分使羣同義）掩地表畝（掩地謂耕田使

土相掩表明也謂明其經界使有畔也。王引之曰掩此二字義不可通掩疑撩之譌說文撩理也廣雅一切經音義十四撩力條反通俗文云理亂謂之撩理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以此雜音撩地表畝謂理其地表其畝也撩字俗書作撩與掩相似而誤揚云掩地謂耕出使土相掩迂回而難通矣刺屮殖穀刺絕也屮古草字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也守時力民守時敬授人時力民使之疾力進事長功進其事業長其功利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將率猶主領也若今宰守俞樾曰此言足天下之道前後皆言農事而此云是將率之事楊注曲為之說未為得也蓋古之為將率者其下時即州長黨正之官周官州長職若國作民而師出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注曰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為師帥賈疏曰云因為師帥者若眾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為師帥也但在鄉為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己民為師帥即是因內政寄軍令也又黨正職注曰亦於卒旅因為旅帥族師職注曰亦以軍因為卒長以是推之閭胥即為兩司馬比長即為伍長夏官序官疏曰閭胥以下雖不言因為義可知是也此云將率即指州長黨正之屬從其在軍之名而稱之曰將率正見內政軍令之可通楊注未達斯旨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

天下之事也是天下豈懷之事非由人力也。王念孫曰天下之事當作天之事不旱不水寒暑和節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故曰是天之事正對下文是聖君賢相之事而言今本天下之下乃涉上文下者而衍楊曲為之說非

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盧文弨曰此下宋本提行今案當連為一條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王念孫曰昭昭小也种[illegible]聆昧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墨子之所見者小也故下文曰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非公共之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蓋當時以盆為量考工記曰盆實二鬴墨子曰子墨子弟子仕於衛而反子曰何故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獲讀為穫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一本一株也鼓量也禮記曰獻米者操量鼓數以盆鼓謂數度以盆量之也言然後者謂除五穀之外更有此果實。盧文弨曰注以盆下亦當有鼓字各本皆脫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葷辛菜也疏與蔬同

以澤量言滿澤也猶谷量牛馬然後義與上同。郝懿行曰葷菜亦蔬耳必別言之者士相見禮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鄭注葷辛物葱薤之屬食之以止臥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注云葷薑及辛菜也然則葷菜先於百蔬固有說矣

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剸車一剸與專同言一獸滿一車黿鼉魚鼈鰌鱣以時別一而成羣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以特別謂不夭其生使得成遂也一而成羣言每一類皆得成羣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遠望如烟之覆海皆言多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閒昆蟲蚔蝗蜩蝱之屬也除大物之外其閒又有昆蟲萬物鄭云昆明也得陽而出得陰而藏之蟲也。盧文弨曰注蝗字誤疑本是蝗字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先謙案宋台州本有衣去聲三字各本無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先謙案此二句與上文同荀反復申重以明墨之非以文義求之不足上不當有有餘二字此緣上文兩有餘而誤衍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

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非將墮毀墨子論說不免如此。先謙案不免者言其實如此也正論篇云然則以湯武爲弒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正與此文反對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無樂則人情憂戚故曰憂戚而非樂也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奉養薄也奉養既薄則不能足其欲欲既不足則賞何能行乎言皆由不顧賞也夫賞以富厚故人勸勉有功勞者而與之麤衣惡食是賞道廢也莊子說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也大觳郭云觳無潤也義與瘠同觳苦角反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省所景反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謂君臣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上下縣隔故得以法臨馭若君臣齊等則威不立矣。盧文弨曰舊本正文俱作則賞罰不行賞字衍今刪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賞罰所以進賢而退不肖賢者不可得而進也

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不可置於列位而廢置也○先謙案上言賢不肖則此能不能就一人所短長言之解蔽篇云材官萬物注官謂不失其任又云則萬物官矣注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此官字義亦同注似未晰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賞罰不行賢愚一貫故有斯歛也天下敖然若燒若焦敖讀為熬若燒若焦言萬物寡少如被焚燒然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嚽與啜同惡音烏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先謙案此句文義自在若燒若焦下倒裝文法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夫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管猶包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錭與彫同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塞猶充也然後眾人徒備官職漸慶賞漸進

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行舉皆也是于猶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于是也說苑亦作是于也。盧文弨曰正文是于舊本俱作于是反將注語互易誤甚今故正下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其罰可畏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渾渾水流貌如泉源言不絕也渾戶本反汸汸如河海汸讀爲滂水多貌也暴暴如丘山暴暴卒起之貌言物多委積高大如丘山也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而功大讀爲泰優泰也使謂爲上之使也可使則有功也。謝本從盧校作使有功劉台拱曰使有功當作佚而功形近而譌也王念孫曰宋呂錢龔本竝作使而功元刻作使有功盧從元刻非劉說是也王霸篇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是其證彊國篇亦云佚而治約而詳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與佚而功相反元刻作使有功者涉注有

功而誤先謙案劉王謂有當爲而是也改使爲佚非也夫而當承上萬物得宜言使而功承上賞行罰威言文義甚明不煩改字正論篇易使則功難使則不功尤爲此使而功明證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勞苦頓萃言墨道如此非佚字對文也今從宋本改正

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詩周頌執競之篇毛云喤喤瑲瑲皆聲和貌穰穰眾也簡簡大也鄭云反反順習之貌反復也○盧文弨曰管磬瑲瑲元刻作磬筦將將案說文作管磬蹩蹩今從宋本又注反復也宋本與毛傳合元刻作反復之也非又此處宋本與下分段今不從

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鬬而日爭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卽非鬬也既上失天時下失地利則物出必寡雖尚儉而民彌貧物不能贍雖以鬬爲非而日日爭競也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說文云頓下首也萃與顇同上下不能相制雖勞苦頓顇猶將無益也鄭注禮記云敝然變動貌也○王念孫曰頓如困頓之頓管子版法篇頓卒怠倦以辱之尹注曰頓卒猶困苦王襃洞簫賦桀跖鬻博儡以頓顇頓卒頓萃並與頓顇同

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

謂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薦重也瘥病也借曾也憯止也嗟奈何薦或爲荐

垂事養民垂下也以上所操持之事下就於民而養之請施小惠也○盧文弨曰宋本連上條今案當分段俞樾曰垂猶委也說文女部娷諉也垂之爲委猶娷之爲諉也爾雅釋言諈諉累也孫炎曰楚人曰諈秦人曰諉是諈諉疊韻二字義同垂之與委猶諈之與諉也垂事養民也言委置其事以養民也下文曰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正與此垂事養民相反又曰垂事養譽不可旬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垂事者卽所謂垂事養民也遂功者卽所謂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也然則垂事之義可見矣楊注非

揹循之哫嘔之附與撫同揹慰悅之也哫嘔嬰兒語聲也哫於佳反嘔與謳同○郝懿行曰循與揹同揹揹者謂撫摩矜憐之也哫嘔者玉篇廣韻竝云小兒語也上於佳切下烏侯切二字雙聲益爲小兒語聲慈愛之也史記韓信傳說項王言語嘔嘔其意正同嘔嘔卽哫嘔也

冬日則爲之饘粥

夏日則與之瓜麩麩者煮麥飯也○郝懿行曰說文麩麥甘鬻也急就篇甘麩殊美奏諸君是則夏日進麩古人珍之今登萊人煮大麥粥云食之止渴又祛暑必大麥者小麥性熱大麥味甘又性涼也

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

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姦人爲治偷取其譽僨然要時務民僨然盡人力貌說文云僨終也要時趨時也務勉強也謂以勞役彊民也僨子勞反要一饒反○郝懿行曰僨與會音近義同其訓皆爲終也此言勞役不恤民力終始卽欲要終趨時亟也先謙案二說皆非也文選魏都賦僨響起李注嘈與僨古字通據此僨然則嘈然也廣雅釋詁嘈聲也文選魯靈光殿賦注引埤蒼云嘈嘈眾聲也僨然猶嘈嘈紛雜之意進事長功益上之功利也輕非譽而恬失民恬安也言不顧下之毀譽而安然忘於失民也事進矣而百姓疾之事雖長進而百姓怨是又不可偷偏者也言亦不可苟且偏爲此勞民之事也○先謙案不可二字衍文上言是姦治者也此言是又偷偏者也二語相應偷偏上不得有不可字明矣此緣下文兩不可字而誤重據楊注所見本已衍不可二字徙壞墮落必反無功雖苟求功利旋卽毀壞墮落必反無成功也○謝本從盧校作徙壞盧文弨曰徙壞元刻作從壞先謙案元刻是從壞墮落相配爲文作徙者從之譌耳今從元刻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以用○先謙案言二者皆不可也故古人爲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暍使民謂役使民也宛讀爲蘊暑氣也詩曰蘊隆蟲蟲暍傷

者也或曰宛當爲奧篆文宛字與奧字略相似遂誤耳奧於六反熱也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皆謂量民之力不使有所傷害事成功立上下俱富。郝懿行曰富與福同古字通用詩云何神不富富即福也此文不爲富言故知爲福上云夏不宛暍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此正上下俱受其福之意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均平均辨明察也。郝懿行曰辨與徧同古字通用荀書辨多同辯辯宜訓治楊氏不明假借之義每以辨別爲訓往往失之此辨又爲徧之假借當訓周徧而云明察其失甚矣王霸篇治辨之辨又與辨同王念孫曰辨讀爲平平辨古字通若堯典平章之爲辨章平秩之爲辨秩是也說見儒效篇忠與信調與和均與辨皆同義楊以辨爲明察則與均異義矣先謙案王說是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自故君國長民已下其義未詳亦恐脫誤或曰累解解嬰累解釋也言君國長人欲趨時遂功者若和調而使嬰累解釋則民速乎急疾言效上之急不後時也若忠

信均辨則民悅乎慶賞若先責己而後責人則民畏乎刑罰累
音類解佳買反說讀爲悅。王念孫曰速乎急疾威乎刑罰下
皆當有矣字與說乎賞慶矣對文。俞樾曰累解與和調皆二字
乎列訓爲嬰累解釋非其義矣儒效篇曰解果其冠楊注引說
苑蠻螺者宜本爲證猶謂累解與蠻螺一也彼從出而此否者
書有繫蒲耳蠻螺列爲累解猶和調亦可云調和也說苑以蠻
螺污邪對文則蠻螺
之義殆猶乎正矣
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響三德謂調和累
解忠信均辨正己而後責人也誠乎上謂上誠意
行之也猶讀爲譬或曰三德卽忠信調和均辨也
雖欲無明達
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
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
急也。盧文弨曰元刻作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與今書同案
注則宋本爲
是今從之
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
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厲之民不勸厲也者謂著於事業也厲之
欲反厲或爲勵。王念孫曰
作厲者是也厲勉也羣書治要作勤勵勵卽厲之俗書則本作
厲明矣厲與屬字相似而誤[illegible]屬隸[illegible]作
本[illegible]字[illegible]楊
譏作[illegible]
蟲爲之說非
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不類不以
其類謂賞

不當功罰不當罪儉當爲險險謂徼幸免罪苟且求賞也○先謙案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篇羣書治要儉作險與楊注合一作壹與下同　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先謙案晉語韋注次行列也次之謂使之就列　爵服慶賞以申重之申亦重也再令曰申　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時其事謂使人趨時不奪之也輕其任謂量力而使也　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滉同潢然水大至之貌也○先謙案說文潢積水池詩武夫洸洸鹽鐵論繇役篇引作武夫潢潢是潢即洸借字說文洸水涌光也水大則涌而有光故以爲比　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化善化而爲善者也　是何邪則其道易平易可行　其塞固其政令一其所充塞民心者固　其防表明隄防標表明白易識　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先謙案羣書治要一二作壹貳　辟之若屮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辟讀爲譬屮古草字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

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王念孫曰取天下矣保社稷也危國家也本作取天下者也保社稷者也危國家者也今本或作矣或作也文義參差不協當依文選五等諸侯論注所引改正

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易與埸同壃首也見賢遍反其候徼支繚候斥候徼巡也支繚支分繚繞言委曲巡警也其竟關之政盡察竟與境同盡察極察言無不察也是亂國已亂國多盜賊姦人故用苛察之政也○郭嵩燾曰候徼支繚多疑而煩苦竟關之政察祈利滿苛細知此之爲亂可與言治矣先謙案郭說是楊注淺陋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貪主已露謂無城郭牆垣王貪財民貧力不足故露也○盧文弨曰露元刻作路古通用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楊未解露字之義露者敗也謂都邑敗壞也方言曰露敗也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齊策曰百姓罷而城郭露並與此都邑露同義露字或作

路又作露說見管子據罷露下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慤是闇主已使嬖左右小臣寵幸者也信者不慤所親信者不愿慤也主闇故姦人多容也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孰盡察也俗謂風俗取謂賦斂與謂賜與計數計算也須待也孰精孰也盡察極察也其於計數貨財必待精孰極察然後行言不觸易急於貪利者也○俞樾曰俗當爲屬聲近而譌也下文又曰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可證俗字之譌楊氏不據以訂正而曰俗謂風俗失之須字無義乃順字之誤禮論篇曰非順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亦以順孰連文是其證順與須形近而誤楊注非其禮義節奏也芒軔僈楛是辱國已禮義節奏謂行禮義之節文芒昧也或讀爲荒言不習孰也軔柔也亦急情之義僈與慢同楛不堅固也辱國言必見陵辱也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安難不逃難也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慤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

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不汲汲於貨財也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陵侵陵言深於禮義也謹嚴也言不敢慢易也○盧文弨曰案爾雅釋言淩慄也郭云淩慄戰慄釋文云案郭意當作陵然則陵謹義相近郝懿行曰陵慄雙聲慄慄敬懼之貌與謹義近文選甘泉賦注引服虔曰淩兢恐懼貌也然則淩兢陵謹亦雙聲字義皆可通釋言淩慄也釋文引埤蒼云慄深也然陵蓋淩之或體字淩陵又皆假借字耳經典此類古無正文大抵義存乎聲讀者要必明爲假借斯不惑矣楊注望文生訓以陵爲侵陵則謬矣先謙案王氏念孫云陵嚴密也說見致士篇節奏下注解爲禮之節文是也樂論云比物以飾節合奏以成文郝氏懿行云節以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樂記節奏合以成文禮義節奏亦同此義

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雖舉在至公而必先親故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愨是明主之功已躁暴急之人也○王引之曰躁讀爲剝剝謂狡猾也方言曰剝猾也秦晉之間曰猾楚謂之剝剝與躁古字通商子墾令篇曰豪傑躁心私交疑農之民韓子有度篇曰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說疑篇曰躁詐之人不敢北面立談又曰躁佻反覆謂之智皆其證也汙與脩相反悍與愨相

反躁與慤相反是躁爲狡猾之義非舉慤之義也

觀國之强弱貧富有徵徵驗言其驗先見也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漸進將率不能則兵弱率與帥同上好功則國貧民不得安業也○謝本從盧校作上好攻取功盧文弨曰元刻無攻取二字王念孫曰案錢佃校本亦云上好攻取功諸本作上好功案諸本是也上文以不隆禮不愛民對文以已諾不信慶賞不漸將率不能對文此以好功好利對文則不當有攻取二字宋本攻即功字之誤又衍一取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諸本改正上好利則國貧賦斂重也士大夫衆則國貧所謂三百赤芾、盧文弨曰元刻作赤茀古通用工商衆則國貧農桑者少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不爲限量則物耗費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百姓與足君孰不足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藏穀也窌窖也掘地藏穀也藏曰倉米藏曰廩窌匹教反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時和得天之和氣謂歲豐也事業得敘耕稼得其次序上不奪農時也等賦以差等制賦貨財皆錢穀通

名別而言之則粟米布帛日財錢布龜貝日貨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利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節謂游斂開謂勸課時斟酌謂賦斂賑卹豐荒有制也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先謙案此文上下對舉下上下俱富亦以上下對文則下字上不應有天字天當爲夫字之誤也荀書夫俱訓彼此篇迭見夫下者彼下也自上文故明主皆下言之故云彼下後人習見天下以天下爲誤而改之而於文義未詳審也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交無所藏言上下不相隱○郝懿行曰此富字用本義藏當作臧古藏字也先謙案上文兩言無所藏之楊注以言多之極也得荀子文意此文兼言上不憂不足故云交無所藏之意與上同注云上下不相隱非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無食菜之色也○郝懿行曰有餘謂有九年之蓄禹治水八年於外至十年而後平顧千里日後下疑脫七年之後四字承上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言之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蹷蹷傾倒也伐其本竭

其源而殘之其末○顧千里曰末下疑脫倒之其流四字承上知本求源流之謂也言之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以一國扶持之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貪也○王念孫曰持載也中庸曰辟如地之無不持載是也楊說持字未確說載字尤非見下先謙案夫是之謂至貪與上句意不貫且如上文所云其為至貪其明無煩贅文貪疑為貧此言觀國之貧富有徵伐本竭源覆亡立見故雖倉廩實府庫滿而謂之至貧也貧貪形近而誤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皆以貪失之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覺悟也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此言無道則雖大必至滅亡有道則雖小足以獨立也

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凡攻伐者不求討亂征參之名則求貨財土地之利不然則以忿怒不出此三事也為于僞反○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仁人

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用為也。行，下孟反。伉隆高，伉，舉也。舉崇高遠大之事。○王念孫曰：案楊說伉字之義非是。伉者，極也。廣雅曰：亢，極也。乾文言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illegible]宣三年左傳：可以亢寵。杜注曰：亢，極也。漢書五行志曰：[illegible]兵革抗極。亢、抗、伉字異而義同。[illegible]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伉、致、期皆極也。伉隆高猶言致隆高。仲尼篇曰：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illegible]王制篇曰：致隆高，綦文理。皆其證矣。致忠信，期文理，期當為綦，極文理，謂其有條貫也。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閻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紃，條也，謂編麻為之，麤繩之屨也。或讀為穿。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名言名過王公也。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載猶任也。以國委任賢士，則天下莫能隱蔽，言其國彊大也。若是則為名者不攻也。伐有道，祇成惡名，故不攻。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先謙案：備用猶械用，說見王制篇。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遠舉，懸軍於遠也。極戰，苦戰也。彼綦國欲與我如此，則不可也。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其境內屯聚，則保其險固，視其可進，謂觀釁而動也。○王念孫曰：楊讀保固視

可爲一句非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爲何保安也言境內
之聚既安且閑也覩可午其軍可字因上文不可而衍覩午其
軍取其將若撥麷者午觸也言境內之聚安固則覩觸人之軍
取人之將若撥麷也俞樾曰王氏謂可字衍文覩字當屬下讀
然彊國篇亦有覩可司閒之文舊說恐未可
改先謙案見可而進文義自明俞說是也

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

午讀爲迕遇也周禮籩人職云朝事之籩其實麷蕡鄭云
麷熬麥今河閒以此煮種麥賣之名曰麷據鄭之說麷麥
之牙蘖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麷如以手撥麷也麷音豐○
盧文弨曰此本鄭康成周禮籩人注彼穜字作種此注宋本元
刻俱作種種穜二字古今字易此種麥依古義正穜麥耳郝懿
行曰午者逆也彼來而此逆之取其將若撥麷者熬麥曰麷見
籩人注熬乾煎也今謂之爆荅麥乾煎則贊稃脆故撥去之甚
易前義當然籩人注又云今河閒以北煮穜[illegible][illegible]麥賣之名曰
逢逢當音逢今江南人蒸穣米曬乾爆之呼米蓬與鄭義合知
逢古音如逢也逢謂逢逢然張起此後鄭義與先鄭異楊注既
引先鄭於義已足而并具引後鄭又改其曰逢者爲麷且云據
鄭之說麷麥之牙蘖也二鄭皆無此義楊氏不知而妄測之皆
郢書燕說耳俞樾曰古義每存乎聲麷既音豐卽可讀爲豐尚
書顧命篇敷坐豐席枚氏傳曰豐莞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蘺郭
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王肅亦云豐席莞然
則豐者蒲也蒲之爲物至脆弱故以手撥之至易也字本宜作

豊從麥旁作麷乃古文叚借字楊泥木字爲說故失之

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藥猶醫也彼縱有所得不足以藥其所傷補其所敗言所獲不如所亡也○俞樾曰藥當讀爲㾾說文疒部㾾治也或作𤻲古書每以藥爲之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𤻲毛用叚字韓用正字耳藥傷卽療傷也楊注曰藥猶醫也雖得其義未得其字

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爲利者不攻也愛己之爪牙畏與我爲仇敵爲于僞反

將脩小大强弱之義以持愼之愼讀曰順脩小事大弱事彊之義守持此道以順大閑也○郝懿行曰愼卽謹也謂謹持此義注每讀愼爲順今亦不能悉正讀者以類求之可也

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文謂敬事之威儀也珪璧所用聘好之物貞大也

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雅禮讓之士說音稅○郝懿行曰雅者正也後人雅俗相儷則謂嫺雅史記司馬相如雍容嫺雅是也荀書雅字多對鄙野而言此云雅文卽文雅耳

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王引之曰忿之當作爲忿鷸好上文云則爲名者不攻也則爲利者不攻也下文云爲名者否爲利者否爲忿者否皆其證今本爲忿作忿之者涉上文誰能忿之而

[illegible]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否不攻也則為于僞反

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為箕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壽比於星也莊子曰傅說得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宿亦其類也或曰禮記百年日期頤鄭云期要也頤養也○盧文弨曰盤石即磐石旗翼以其行度之多天官書亦有旗星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或曰按然後也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不唯持其所有而已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曹風尸鳩之篇

持國之難易論守國難易之法也○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約已定隨即畔之無日言不過一日文子作約定而反無日也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猒十黍之重為銖八兩為錙此謂以地賂強國割地必不多與故以錙銖言

之獸一占反韓詩外傳作割國之錙垂以賂之也○盧文弨曰案今本說文云錙權十分黍之重也以禾部云十二粟爲一分十二分爲一銖訂之則當爲權十二分黍之重也楊云十黍之重爲銖蓋用許說而轉寫脫誤八兩爲錙又用禮記儒行鄭注與說文六銖異王引之曰八兩爲錙用鄭氏儒行注也案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錙與銖輕重相遠不得竝稱古人言錙者其數或多或少淮南詮言篇割國之錙錘以事人高注曰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與鄭注八兩曰錙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注曰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讖讀讖雖䍇錙錘之 文說文亦曰錙六銖也錘八銖也一切經音義二十引風俗通曰銖六則錘二錘則錙又以十二銖爲錙此數之少者也此文及儒行皆以錙銖竝稱輕重必不相遠則當以六銖曰錙爲正訓鄭楊皆以八兩爲錙失之

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王念孫曰韓詩外傳煩作順於義爲長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單盡也國舉謂盡舉其國與人也○先謙案注單盡也二字當在上文則貨寶單而交不結下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嬰繫於頸也寶謂珠玉中可寶者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爲之逢蒙視詘要橈膕君盧屋妾由將不足

以免也逢蒙古之善射者識與屈同要讀爲腰橈曲也闞曲脚中古獲反處當爲盧由與猶同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觀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又屈腰橈闞言俯伏畏懼之甚也君盧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盧屋之妾猶言箕帚妾卑下之辭也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劫奪也○盧文弨曰逢蒙疑言不敢正視也不必引善射人淮南子有龍蒙目視語君盧何疑有訛字洪頤煊曰逢疑作逢下當脫髮字郝懿行曰逢蒙疊韻字也此等語言古來或無正字往往但取其聲王念孫曰逢蒙視微視也淮南本作龍蒙目日朗視也今本衍視字辨見修務篇又賈子勸學篇有風宝視鈴䏁鷂作風逢聲相近宝蒙聲相近淮南謂之籠蒙皆微視之貌劉台拱曰君盧屋妾君疑作若言詭要橈闞若盧屋之妾也漢書鮑宣蕭望之傳皆有蒼頭盧兒注謂官府之給賤役者所居爲盧因呼爲盧兒先謙案逢蒙視王說是詭要橈闞楊說是君盧屋妾劉說是**故非有一人之道也**謂不能齊一其人同力以拒大國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但巧爲繁多拜請以畏事之也○王引之曰楊說非也繁讀爲敏[illegible]巧敏謂便佞也臣道篇云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也上文云逢蒙視詭要橈闞若盧屋妾卿此所謂巧敏拜請而畏事之也韓詩外傳作特以巧敏拜請畏事之是其明證矣**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恥辱

如此雖得免禍亦不足以爲持國安身之術故明君不言也。王念孫曰呂本以下有爲字乃涉注文而衍盧本亦沿其誤錢本無爲字是也道由也言此事人之術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由也楊注失之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改從錢本

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齊整也節奏禮之節文也謂上下皆有禮也百事齊於官百事皆有法度衆庶齊於下上政均平故民齊一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致極也極願來附也。王念孫曰外傳作遠者願至亦於義爲長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名聲如日暴火炙炎赫也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先謙案宋台州本作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烏獲秦之力人舉千鈞者焦僥短人長三尺者搏鬬也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卷弟六